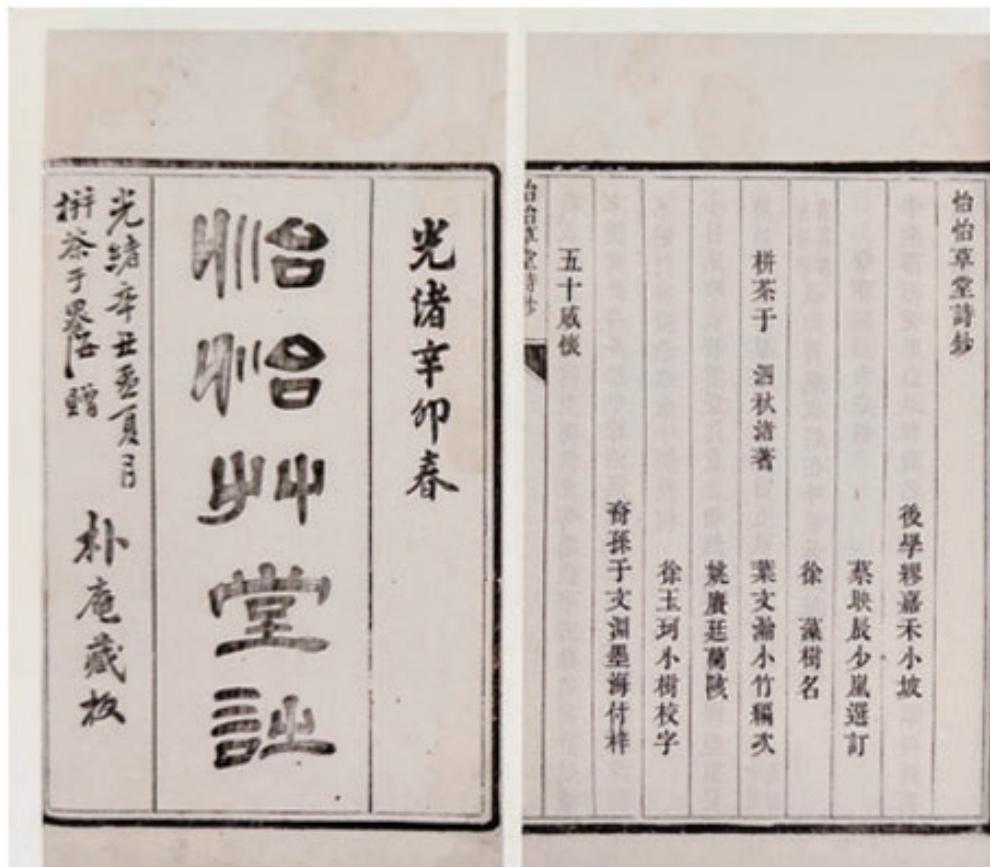


海陵旧话

## 再说栟茶诗人于泗(下)

□徐继康



于泗《怡怡草堂诗存》书影

于泗人生最高光的时刻，当属嘉庆初年阮元在编辑《淮海英灵集》的时候，在丁卷三中，收录了他一首《春日同丁熙庄过药师庵访照纯上人，复至文林社，登魁星阁，晚饮李郁斋挹翠山房》，虽仅一首，这在栟茶诗人中却是罕有的殊荣。要知道，《淮海英灵集》收录的多是已故诗人，而于生者中独采于泗。故于泗在《编年诗》的《淮海题名》中写道：“大集编英灵，人皆属已往。嗜痴果何心，未死蒙鉴赏。”不无得意之情。

于泗虽然名满江淮，诗友遍布大江南北，但从他的经历来看，去过的地方好像并不多，除了去过几次扬州之外，仅到过崇川几回。当年四库开馆，陈宝所侍御曾经推荐他去京师编写书籍，但于泗以书劣谢之，让远方永远停在远方。诗歌可以贴地飞行，而人只能陷于现实。故而嘉庆三年(1798)的螭山之行，对于于泗来说，就显得尤为重要，此次他拜访的是皋东诗坛名宿江片石。这年春天，他买舟东行，至马塘时，天降大雨整整一夜，舟不得行，只好在船上住了一宿。江片石比他大九岁，诗名之盛，尤在于泗之上。于泗二十年前就想拜访他，一直未能成行。于泗对江片石是非常敬仰的，他题《江片石诗集》云：“梦里心花五色开，一编古锦出新裁。悲凉远戍霜天角，幽韵清溪雪夜梅。后辈断无名可继，前生应有福同来。仓山居士螭山叟，总是庄严七宝才。”此次螭山之行，于泗住了一个多月。他不仅见到了江片石，还见到了徐邦殿、吴苍崖、管竹溪等慕名已久的诗人，真是十分开心。于泗借寓东林禅院，月镜树涛，岑寂绝尘，他在那里读读写写，身心得到很好的安放，很是惬意。九年后，六十岁的他过赤岸，问禅于醒原大师，大师不着一语，仅奉一笑，于泗瞬间领悟，佛门密旨不当在唇齿间求耶，归绘《默坐图》，以明禅悦。这与他寓居东林禅院一月有余不无关系。

于泗是个很重情义的人，黄文旸说：“公为人和煦，尤多义行，不惟于亲族、朋友中乐善不倦，凡四方游士至止，解囊相赠，虽当室中瓶罍告罄，弗恤焉！”女诗人熊琏写了一本《澹仙诗话》，收录了几首于泗的诗。于泗很不好意思，每每读及，为之汗颜，认为推奖过甚。人家对他的好，他能记住一辈子。盐场大使白坦庵，河南人，是副将白云上的次子，喜结布衣交，他对于泗很是敬重，经常诗酒过往。范任未满一年，即谢事去。当他离开时，于泗买舟送至十里桥，犹挥泪不止。贡生黄秋平，在桥北书舍设账的一个教书先生，他与于泗为莫逆之交，诗酒过从无虚日。他曾建议于泗要精选其诗，要截其长，补其短，这话于泗终生不忘，呼之黄涪翁。自黄秋平去世后，每次路过桥北书舍，于泗只是望一望，再也没有进去过，总有不胜邈若山河之感。于泗的族兄于达庵去世，留下一个小女无依

无靠，于泗把她收养在家，抚养成人后嫁给了周锡璜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5)，如皋县令沈涛仰慕于泗的大名，曾去栟茶场拜访他，可惜没能如愿。第二年，于泗以《寄沈西齋明府》见投：“隔岁来慚款按迟，风霜百里感知交。难容借冠常攀座，浪许推袁细说诗。顾我贫惊垂老日，识君名自未官时。即今东阁犹翫首，欠载梅花酒一卮。”那时的于泗苦吟穷老，但豪气依旧不减。

诗歌之余，于泗还留心地方诗史。他前后花费七年时间，广为搜罗，收得《东台诗钞》(又名《东亭诗》)二十卷。又从《国朝诸名家纪异诗》中辑得《搜神诗史》六卷，光怪陆离，十分有趣，自称“有韵之《齐谐》”，黄秋平曾为之作序，认为此书与《山海经》《尔雅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可惜于泗无力开雕，只能希望于后来者，他常常手扶着手稿，长吁短叹，感慨系之，以“吾且毕吾事”宽慰自己。嘉庆十九年(1814)四月，老友缪竹痴准备自费刻行吴野人的《陋轩集》，当邀请他到如皋城为之编校时，他一口答应，为之欢欣，共历时半载，始成完书。就在前一年的岁暮，于泗因避尘事，走匿村西，其时雨雪载途，天寒路冻，缪竹痴接他到一草亭，款留他好几天，然后买舟，亲自送他回家。这让于泗很感动，认为缪竹痴有古君子之风。“不在急难时，乌足见知己。”于泗这一辈子的好朋友，除了缪竹痴、黄秋平、石兰，还有丁熙庄、薛珠等等。

诗歌写得再好，只能温暖心灵，但温暖不了日子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于泗虽为一邦之望，但他家的经济并不好，可以说是贫困的。于泗大哥于沼病倒，常吟“明朝买药又没钱”，可谓无奈至极。于泗有诗记之云：“最惨伯氏亡，艰苦历更备。其时值岁荒，饘粥犹难继。无药买药诗，一吟一垂涕。”于泗的三兄于涧，乾隆五十五年(1790)冬月，自暨阳考贡归来，风雪渡江，冲寒至家，没有几天后就死了，“寒江泣雁”成了永远无法翻阅的一页。所以在三十三岁那年，于泗开始在堤南设馆教学，做了一名教书先生，如此八年。四十岁时，又应徐晋飚的邀请，从堤南移家至村西鸥盟亭，继续他的授书生涯。那里林塘亭榭，风景幽美，再一干又是二十一年。在嘉庆五年(1800)那年十月，五十三岁的于泗才在古巷买了一小间房子，把一家老小搬了过去，深巷幽静，可安妻儿，又可避风雨，他很是满意，自署其轩曰“晚晴”。六十二岁，于泗自鸿亭解馆，因为体衰多病，就谢绝带徒了。可是在七十岁时，又被缪渭璜请去课其子，授经柳浪轩。于泗并不想这么做，但生活就如同一只饥虎，总是步步紧逼。

于泗一生娶了两位妻子，原配徐氏，徐拙斋的妹妹，夫妻感情很好。乾隆三十七年(1172)春，于家的一棵古梅，花开后不

轶闻掌故

## 海安县曾遭遇大水灾

□程太和

1954年海安县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。6月23日至7月30日，全县连续降雨1226.4毫米，是常年降雨量的4倍以上。其中，7月份降雨22天，雨量732.6毫米，最大日雨量174.毫米(7月16日)，加之客水压境，河港水位猛涨，栟茶运河、通扬运河河水形成倒灌之势，部分公路被淹没和冲坏，平地积水5尺左右，全县有78万亩耕地成灾，积水时间最长的达45天，最短的也有15天。全县倒塌房屋18828间，损坏车篷、风车等2000多个，死亡57人(这是海安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大水灾)、伤76人，死亡耕牛13头、猪128只、羊若干，鸡鸭鹅等无法统计。

海安及南通北三县大水灾，引起南通专署及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。据南通水利系统一些老同志回忆，7月3日夜间，海安县通扬运河沿线告急，里下河是粮仓，为了保住秋收，省委、省政府决定，通扬运河以南的内涝积水不能排到里下河地区。南通专署委派孙学旺(孙学旺是海安人)带领工作组前往海安督查，并协助海安县委、县政府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，稳定通扬运河以南蓄洪区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，同时发动群众抢筑防洪圩岸，封闭通扬公路沿线所有涵洞(参见2021年4月26日《南通日报》A3版《党旗，在水利枢纽上高高飘扬》一文)。由于通扬公路沿线涵洞封闭，海安通扬公路以南、通榆公路以东地区积水陡增，一片汪洋，曲南区的李庄、花庄、青萍等乡，海南区的田庄乡以及立发、西场等区农田淹水近两个月，农作物基本绝收。

## 如皋宏文社的发票

□清革

劳动节过后，书商送来一批民国时期的如皋老发票。其中一张如皋宏文社的发票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笔者所存民国20年2月13日发行的《皋报》上，就刊载过宏文社的售书广告，面积在众多广告中最大，足见宏文社资金雄厚。广告的具体售书有“上海商务印书馆的‘新时代初小’和‘新学制初小’教科书，以及中华书局的‘新中华初小’和‘新小学高小’教科书”等等。

因此初见如皋宏文社的纸品，我仿佛见到了故友。如皋宏文社发票为正方形，书写时间为1928年(戊辰)4月12日，编号为第十六号，主要内容为“如皋县政府光顾，购入三份打印墨水，共计大洋二角四分”。这是一张当时国民党如皋县政府的办公用品发票，本身真无太多史料价值。但是宏文社作为如皋老字号书店，倒是大有来头。近代如皋在教育方面，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大。宏文社的建立，就是佐证之一。

清末光绪年间(1902年)，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在东京为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弘文学院，即亦乐学院。此校为本科，学制为三年，开设日文等课程，第三年分为文理科，同时设有速成师范科、速成警务科、速成音乐科，先后入校中国留学生多达7000余人，毕业生3800人。为了尊重中国留学生，避讳乾隆名字，改名宏文学院。1909年，学校停办。前后七年时间，此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名人，包括鲁迅等。如皋也有学生留学此校。查阅《如皋教育志》，姜渭璜(1870年—1937年)，如城人，字佐周，16岁中秀才。1903年，他公费留学日本宏文学院，就读于该校师范科教育系，并结识孙中山，加入同盟会。1906年，他从日本回国，先后创办了兴仁和道南小学，并长期任安定小学校长。

据周思璋、如皋氏后人撰文，1916年，姜渭璜携手友人汪午桥、石步等人，共同筹股，在如皋西门鹤颈湾开宏文社书店，出售书籍、写字本和教育用品，成为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在如的特邀销售点。姜先生出任书店经理，将书店名字定为“宏文社”，显然是为了纪念母校宏文学院。1938年，日寇侵犯如皋，宏文社遭到兵燹，被迫歇业。这份如皋宏文社的发票的存世，不仅证明了此社的存在，也说明当时宏文社不仅经营书刊，而且还经营办公文具用品，为研究宏文社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